



道班

安路一方 著

工人



Dao Ban Gong Ren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道班工人

Dao Ban Gong Ren

安路一方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内 容 提 要

作者以在公路管理领域的多年从业经验,塑造了一大批养路工人生动鲜活的形象,展现了转型时期养护行业的变革发展和从业者的人生起伏,以及历尽波折仍不变爱岗敬业本色的良好精神面貌,扬正气,促新风,很好传递了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部颇为少见的,以养路工人作为主要人物的文学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班工人/安路一方著.—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2014.7
ISBN 978-7-114-11557-8

I.①道… II.①安…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9665 号

书 名:道班工人

著 作 者:安路一方

责任编辑:张征宇 陈 鹏

出版发行: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0011)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3号

网 址:<http://www.ccpres.com.cn>

销售电话:(010)59757973

总 经 销: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15

字 数:258 千

版 次:2014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4-11557-8

定 价:28.00 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前 言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时代,一座座恢宏大气的桥梁,一条条设计精良的国省干线公路,它们那优美的造型和姿态,本身就是大地上的“艺术品”,那是我们公路人的骄傲!

笔者认为若能留下公路建设者的风采和辉煌,把他们的劳动演绎成文学艺术,也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然而全社会反映公路行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反映公路人的长篇小说或影视作品,却寥寥无几,鲜明的对比,应该引起深思!

写作是一种需要耐心,需要承受寂寞的精神事业。基于对公路行业的热爱,促使笔者用文学对公路进行宣传,希望能以美的力量和形式,展现成就,激励斗志,传播公路文化。笔者的写作纯粹而自然,遵循自己内心的指向,通过小说创作向社会展示公路人的良好形象,并进入大众的视野,深入人心,展示公路队伍的精神力量。

两年前,笔者着手创作《道班工人》时,想法很单一,即选择以文学的形式发现创造奇迹的公路风流人物,将公路的发展变迁记录下来;将我们这个时代公路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理想信仰固化下来;将他们的劳动定格留给后人,给人回忆,给人鼓舞,给人怀念,所以才有了今天这部《道班工人》的面世。

全体公路人应携手努力让公路充满文学情怀,只要这个世界需要温暖、善良和美好,那么文学就会存在!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充满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文学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最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譬如,《道班工人》中的人物,班长晏华诚、女工田苦妮、中年道工董祚麻、青年道工钱程和晏小山,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养护体制改革前,他们是卑微的,消极地窝在道

班里耗磨时光。然而,随着养护体制的改革,激发了他们的活力和创造性,展示出普通劳动者的才华,赢得社会尊重!

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流淌出来,笔者通过对道班工人一些极其平常的劳动场景、生活、冲突关系和人物性格等细节的提炼,获得一种具体、生动、有效的现场感,缜密地表达出他们对公路事业的热爱。所以笔者认为,并没有哪个作家,端着写作的架子就能把小说写好的。《道班工人》这部长篇小说通过精致描绘,把公路人的精、气、神彰显了出来。

笔者在文学创作上,得到许多领导的支持和鼓励。在《道班工人》创作过程中,领导温馨的话语常常萦绕在耳边“支持你,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坚持写下去,不要放弃!”……他们让笔者勤奋,让笔者更加的自信和坚强,让笔者的作品充满更多的阳光、温暖、爱、善良和正义。笔者的创作还在继续,并坚信能创作出更多的公路题材文学作品!

《道班工人》只是表现公路人“铺路石”精神的一扇小小的窗口。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关注公路、关心公路人,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走进公路行业,只有走进这个行业,走进公路人的心灵,才能发现我们公路人有多么可爱!

安路一方

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5
第七章	53
第八章	64
第九章	78
第十章	85
第十一章	97
第十二章	108
第十三章	113
第十四章	121
第十五章	128
第十六章	138
第十七章	146
第十八章	154
第十九章	164
第二十章	175
第二十一章	184
第二十二章	190
第二十三章	198
第二十四章	205
第二十五章	210
第二十六章	217

第一章

12月25日,外国人的圣诞节……让他们欢乐去吧!

明显道班里,一个叫钱程的年轻人服药自杀了……他在生死间徘徊,上帝啊!你还是把他关在门外吧。

大雪把公路裹得严严实实的。救护车在结冰的路面上滑行,窗外凛冽的寒风拼命地敲打着车玻璃,救护车警报器发出的声音,此刻特让人揪心。时间就是生命,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救护车能快点到达医院——还有11公里。此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漫长……

“这孩子,好好的,啥事想不开?走这一步。”班长晏华诚用手捂着他的脸,给他温度,害怕一松手他的脸会像路边的石头一样冰凉。八年前,若是自己的老伴能像现在一样有救护车……想到这里晏华诚的眼睛顿时湿润了。

“去的时候,好好的,和我一起去的。”

“回来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来的,他一路上一直没说话,现在想想他当时的脸色很难看。”救护车上杨义和唐大伟两个道工小声地议论着。

车窗外是他们道班养护的公路,晏华诚看着车外的一石一树,都是那么熟悉。他开始诅咒起来,我们平时辛辛苦苦地养护你们,你们怎么能结冰呢?再这样下去,钱程这孩子就没命了。太多的往事在他脑海里浮现,那里有钱程许许多多的“样子”。钱程因为阻止村民在边沟偷土被人打了,他却对钱程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回来报告,并把钱程“骂”了一顿。钱程受委屈的样子,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另一次是下雨,钱程把雨衣借给一个放羊的老人,老人回到家,又和老伴打伞给他送雨衣,还在怀里揣了几个热包子,钱程把包子接过来分享给大家,刚好够一人一个,他样子特别憨厚。晏华诚拿着包子便说他一句:“以后啊,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没想到钱程一伸手又把包子夺回去,咬在自己嘴里走了。还有一次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他冒雨带领全班人员抢修路肩,因为他带头工作,大伙都不好说啥,他的胶鞋不小心被行道树掉下来的树枝刮破了,水直往胶鞋里灌,走起路来滑叽滑叽的,穿上它反而耽误干活。他就脱

掉胶鞋赤脚抢修。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终于抢修成功,而大伙全都成了泥人。他停下来才感觉冷,钱程递给他一双胶鞋,说是刚才回道班取的。他第二天才知道胶鞋是钱程的,当时大家都在一起抢修干活,哪有谁回去啊!钱程穿的则是他的烂胶鞋,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那年9月当歌市连续遭遇阴天,天气预报说夜里有暴雨,他给大家规定:雨声就是命令。当天夜里,也不知道睡到几点,就听哗啦哗啦地响,他以为下雨了就起身开门。道班的那扇破门咯吱的声音惊醒了大家,出来一看是钱程在撒尿,都揍他:“你尿个尿捣鼓那么大声干啥?就不能轻点,你说这觉还怎么睡?”钱程则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鸟,诚惶诚恐地看着大家。他想不到在道班,特别是连阴雨天,尿个尿还这么讲究。其实大伙的心都在路上。

怎么的?他想了这么多事都是湿漉漉的……他突然感觉有点不吉利。“老天爷啊!你行行好吧。”晏华诚话音刚落,救护车驶过一座桥,前方的公路奇迹般地出现两道没有结冰的车辙。连司机都感觉奇怪,他说来的时候还是结冰的。

本来这就是一座有着传奇故事的桥。

晏华诚望着那座远去的桥说:“等救活这孩子,我给你请一炷香。”

救护车在凛冽的寒风里穿行,一排排行道树被它远远地甩在后面。时间真的是生命——救护车有着与所有人一样的心情。

钱程喜欢打乒乓球,他的自杀与没能参加首届全国公路职工乒乓球大赛没有一点关系。他爱打乒乓球那也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还是初中生。

眼前的钱程正安静地躺在医院的手推车上,他正被推往抢救室。那是一个未卜的前程。

医生再一次出来通知病人的家属缴费。晏华诚带的两千块钱,交过这费那费便花光了,可是抢救还没有开始。晏华诚哀求那位大夫,先抢救。大夫说必须先交费,这是规定,让他再想法筹钱,不然他也没有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此时三个大老爷们身无分文。

单位!

晏华诚最先想到单位,那是他们最温暖的希望,那是他们的“家”。他把手机10元钱抵押给了医院门口的小卖部,条件是他到“家”取钱回来,买她一箱牛奶。

他打个出租车,一路上他一个劲地催司机快点,司机已经用眼角扫他几眼了,终于忍不住了,说:“这路又不是你家开的,我快得了吗?”

晏华诚说:“我是公路局的。”

“切,公路局可能管住交警?这雪下的——我已经够快了,你当你坐的飞机

啊？飞机遇到雨雪雾天还要延误呢！返航的都有。”司机不耐烦地回他一句。

晏华诚不再催他，但心里急得直冒汗。

偌大的办公室在这寒冷的冬天，温暖如春。上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凡芑。她告诉晏华诚找副局长席四海，说席局长刚刚还在呢，要不到四楼办公室看看。

席局长接待了他，他对钱程的不幸，表达了吃惊、关心和同情。他当即给甄会计打了电话，放下电话，却显得不高兴，对晏华诚说：“情况我都对他说了，现在是新老局长交接，情况你也知道……要不，你直接到甄牛群家找他吧。”

举目整个公路局家属院，只住着一位道班工人，也是他的班长——方怡。人内心的亲近里横着一杆秤，他觉得找老班长的希望比找会计甄牛群大。

他急促地给方班长说明来意，还未说完就被老班长打断。老班长的性格还如当年雷厉风行，一边骂这孩子怎么那么混蛋，什么事让他犯浑走这一步，一边找他的大棉袄：“我的工资本在我儿媳那里，你等我去拿回来，给你取钱。”

晏华诚坐在方班长家里，心急如焚。方班长能不能拿回他的工资本还是个未知数，他怎么能坐这儿干等呢？

此刻，钱程正命悬一线，他怎么能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而等待呢。

他还是起身去找甄会计了。

敲开甄会计家的门，急切地说明来意，但是甄会计并没有让他进屋的意思，挡在门口给他说会计职责，给他讲会计法，然后又讲：“我是一个热心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个好人，但是我没办法，钱不是我的钱是公家的……”

他又对晏华诚说：“新来的局长明天才宣布，这你也知道，今天是礼拜天……”他从兜里掏出100多元钱，取出最大的一张给晏华诚：“家里就这些钱。我只能帮你这些，我还要留两个买青菜的零钱。”

晏华诚扑通一跪：“行行好，你救救他吧！你现在给我钱，我回去就取钱还你。就中间这点过程，一分一秒都是生命啊！”

“你给我讲过程，我给谁讲过程去，到时候谁又听我讲过程。”

“他是我们自己人啊。我晏华诚当了二十几年道工从没有这么求过人。”他跪在甄会计脚下。他没有一点办法，这是他一个普通道工的最后的办法，仅有的……他是在救另一个道工。

一个劳动的偌大的身躯，因为普通，他是如此的渺小。而医院里，也许一阵风，就会让那个叫钱程的年轻道工，永远躺在时间的背后，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

甄牛群把他视为无赖，心里恨不能暴跳如雷，但他依然安静得像一座雕像一样：“你再想想办法吧！你就是跪死在这里也没有钱。”

晏华诚霍然起身，一把推开甄牛群，径直走进厨房，取下一把菜刀：“甄牛群，你给不给，你信不？我敢剁了你，连头带鸡巴一起给你剁了。”

甄牛群看着急红了眼的晏华诚，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双手自然地举过头顶：“老晏，俺晏叔，你可别乱来啊，我给你钱。”

甄牛群走进卧室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叠钱：“这是……”

他看着红花花的票子，这哪是钱啊！这是命啊！晏华诚攥在手里，打断他的话：“你是他的救命恩人，等他活过来，让他也来给你磕头。等我儿子钱一送来，我就还你……”

晏华诚交完费，钱程被推进抢救室。

半个小时后，儿子晏小山带着钱赶到医院，晏华诚赶紧让他去还甄会计的钱。医生从抢救室出来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要是再晚抢救2分钟可能就没命了。”

这时老班长方怡带着2000块钱赶来说：“只有这些，暂时救急用。”

晏华诚把刚才在甄牛群家发生的一幕对他说了。方班长责备他鲁莽：“我马上回去替你给甄会计道个歉，这事还得给局长汇报一下。”

晏华诚说：“现在新老局长交接，给哪个局长汇报？”

方班长出主意说：“俩局长都汇报，这不是牵涉到医药费吗？免得到时候他们扯皮。”

晏华诚这才想起来，他的手机还在小卖部押着呢。他和方班长一起买了她一箱牛奶，取回手机。晏华诚说：“老局长的手机号码我知道，新局长的手机号码我不知道。”方怡说：“我儿子在局机关，兴许知道。”

老局长的手机一直是来电提醒，没人接。新局长的手机通了，但是他没接就挂断了，会不会是看号码陌生不愿意接电话？先给他发个短息，可是短信晏华诚还发不好，就让一起来的杨义帮忙发短信。没事的时候，杨义就喜欢拿着手机捣鼓。短信内容如下：“阚局长好！我是明显道班的晏华诚，有个事向你汇报，你接一下手机……”

回信息说：“晏华诚同志你好！我是阚局长，在上海开会呢。我遇到小偷，钱被偷光，无法回去了，速寄现金5000元，卡号是……”大家看了面面相觑，心想一定是局长的手机被偷了，不然局长再没有钱，也不需要我们打钱的。方班长再问他儿子，仔细核对了一下号码，原来是输错手机号了。一场虚惊，晏华诚按新号码拨通：“喂，是阚局长吗？我是明显道班班长晏华诚……”

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闯进来，两把黑洞洞的手枪对准他的头部：“不许动！”另外两个警察扑上来反剪了他的双手，手机啪一声掉到地上。

甄牛群报警了，晏华诚涉嫌入室持刀抢劫。

第二章

“鳖崽子，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你还要害我爸。我们上辈子欠你的？你说你不好好上学，下什么道班。”晏小山气急败坏地撂下这句话，就慌忙从医院离开了。

钱程苏醒以后，睁开眼睛只看到医院的墙壁一片洁白，此时，他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脑海里也是一片白茫茫的雪。他开始回忆，一切与雪有关。这场雪是当歌市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今年的两节又赶到一块了。局里人事交接，用于融雪的防滑盐一直没有着落。晏班长觉得不能再等了，想提前着手把道班的一堆沙子运到坡道和大桥上，这些地方是防滑的重点，必须确保安全。他记得当时“冬蚂蚱”董祚麻的反应特别激烈：“我坚决反对撒沙防滑，天晴了满路的沙子又增加我们工作量，更不能让‘英明的领导’落下我们愚蠢的口实，绝不重蹈覆辙。”他情绪越说越激动。

原来有一年，他在尚疃道班撒沙子，领导见了，说：“啊！你们怎么还撒沙子，不知道用盐防滑省工省时效果好嘛。”

他记得，当时班长尹福庆在一旁说：“没有盐啊。”

“没盐？为什么不打报告？”席局长说完，转身瞥一眼陪在他身旁的工养科副科长肖长河，“肖科长你没安排？”席局长的一瞥，让肖长河觉得极没有面子。他看一眼尹福庆说：“你怎么不打报告？”“好，我马上安排。”谁好意思在局长面前揭发他呢！报告都打多少个了？没用！但他一句话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然后就听他在席局长面前小声嘀咕，谁也说进去话，也没有人愿意说，所以全道班的人就只能当自己是哑巴了。

“到头来都是我们的错。”董祚麻在旁边嘀咕一声。

“本来就是你们的错，要脑子干啥的？”肖长河瞋视他一眼，表情里满是厌恶。那一刻他极度怀疑肖长河的耳朵是不是驴耳朵。因为他当时声音小的只有自己知道，肖长河怎么会听见？送走席局长，肖长河给他们开了一个小会，并让尹福庆写个检查。

董祚麻想到这里,依然有些激动:“把沙子装袋备在路边的愚昧行为要坚决打倒。”

晏班长有些火了:“可现在没有盐,只有沙子。这些活早晚都是我们的,如果下雪了沙子就更难运到坡道和大桥上去了,干吧!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再说了,我们能挽着袖管,抱着膀子,看着车子打滑,轧坏路肩什么的?最后不还得我们拾掇吗?”

董祚麻却显得非常平静:“到时候再说吧,反正不是我们的错,就袖手旁观吧。”

晏华诚压住火气说:“好吧,我们动手,你旁观吧,算你出工。”

“那随便,不是我不出工,你既然这么安排,就这么地吧。”就在他们准备运沙子的时候,局里打电话通知说,防滑盐买来了,让他们开车去拉。这下正应了董祚麻的先见之明,让他有话可说。另外几个人也说:“听班长的,非得累个半死,做的都是无用功。再说加班加点地干,补助一分钱没有,幸亏没干呢。”

“晏班长只会当传声筒,自身很努力,有什么用呢?别的道班都换成解放小卡了,就咱道班还是辆破四轮。”

“班长的话就是不能听。”

怨言四起,就像漫天的雪花一样,无论谁挥一挥手,都是挡不住的。

晏班长派钱程和晏小山去局里拉防滑盐。晏小山开车。钱程裹着大衣坐在车厢里,看雪漫天飞舞,又轻盈地悄然落下。他却没有一点新鲜感,更没有儿时想要堆雪人的冲动。他有的是瑟瑟发抖的身子,于是使劲裹了裹那件破棉大衣,让头尽最大程度地缩进衣服领子里。

他们那辆小四轮拉着防滑盐刚进道班的门,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变成了鹅毛大雪。他们没顾得上休息,就和大家一起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冰冻的公路上撒盐,遇到硬冰,还得拿着沉重的鹰头镐砸开。手一会儿就冻得通红,寒冷更像冰锥一样刺进钱程的心。如果,如果让时间倒退重来,这会儿他也许正坐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可是,没有可是。他发泄般地使劲撒盐,感受这个洁白世界带给他的畅快。他撒过一段很长的路,累了,开始慢慢地细细地撒。

局里请来了电视台记者,领导终于懂得宣传的重要了。记得去年,他们穿着黄色马甲在路上除雪保畅通,被报道成环卫工人。

来的是一个美女记者,在钱程身旁不远处对着摄像机说了一大通,应该是旁白吧。他尽量低着头干活,不想让摄像机拍到,摆出一副就当她们压根不存在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突然没有那个美女记者的声音了,他又等了一会儿还没有,一抬头,看见那个美女记者向他走来。坏了,真是冲他来的要采访他,躲是躲不掉了。

美女记者：“同志，你好！辛苦了……”

“不辛苦。”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撒盐。”他心里嘀咕这个美女长的真好看，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明知故问。

“为什么要撒盐呢？”

他本来压根就不想上镜的，准备说一句为人民服务的话搪塞过去。但转念一想，要是母亲在看电视，也许她能看到自己，那就多说吧。他挺了挺身子，让自己显得有精神些：“在雪上撒盐，是为了增加凝结核。只要温度稍微高于0度，雪就会融化。如果没有撒盐，即使环境温度高于0度，也不太容易融化。雪是在不断融化和凝固的，如果二者速度相等，就会始终保持固态，融化不了。由于盐水的冰点比水要低，一般都低于0度，如果水溶液里含有20%的盐分，它的冰点就会降低到-16度。雪上撒盐以后，周围的水融化成盐水，在同样的温度下再也凝固不了，就会不断融化。正是利用盐水的这一特性，在滴水成冰的寒冬，我们用撒盐的方法，防止公路路面结冰。”

美女记者又说：“听你介绍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了撒盐可以融雪，那撒盐会不会对公路路面和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呢？”

“不会，按环保标准，含盐量1000mg/L的水是达标的，可以养鱼。我们这个化雪盐的用量，对道路、桥梁和植物都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

带队的席局长走过来，钱程说：“这是我们公路局席局长。”然后赶紧闪人。席局长说：“我们一般在下雪的初期会安排道班工人撒一次盐，视降雪量大小在中后期再撒一次盐，就能够有效除雪，并预防路面、桥面结冰打滑。我们有预案，一旦开始下雪，就会派人到重点地段进行蹲守，发现路面结冰后，立即出动人员和机械进行保畅。我们公路部门会一直坚守岗位，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养护工人的辛勤劳动。他们长期奋战在恶劣的环境中养护公路，保障畅通，救助被困车辆和旅客，以‘人在路上，路在心上’的高度责任感，甘做铺路石，把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都献给了公路事业。大家小家都是家，为民服务，我们无怨无悔。”席局长发挥着他的理论优势。

一辆客车在不远处打滑了，钱程跑过去把车轮下的冰砸开，然后又帮助推车。摄像师跟进，给他拍了一张推车的照片。那个美女记者和席局长打个招呼，从钱程身边走了。

客车缓缓开动的时候，他抬头，窗口是一张端庄秀美的面孔，出于本能的反应，他想一睹她的芳容。这一看却令他悔之不及，顿时觉得脑海里一片空白，见她上下看自己，他也低头看自己：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巴面目全非的军用大头鞋，一条布满柏油的脏得不能再脏的裤子，上身是一件皱皱巴巴的老头衫外套，

外面罩着一个满是污浊的橙色反光马甲……他对自己的现状表示同情和极度失望。突然间,他在这冰天雪地里浑身发热,恨不能找个裂缝钻进地下,或者让雪把自己埋了。就在他发呆的时候,一位经过身边的母亲对她儿子不经意说了一句:“以后,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了让你穿成他们那样,除雪扫路去。”

他回到道班,土墩家女人正对薛义刚满面笑容地说:“那家有钱,镇上有他家四间门面房,田甜有福享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女人腰粗得像水桶一样,再加上160的个子,整个一球似的。若两口子长的都和球似的,夜里床上那点事怎么做啊!恶心!他现在最不能看到这个媒婆了。他躺在床上,脑海里是那些挥之不去的景象——他乞丐一样的装束,和她眼中瞬间掠过的错愕、惊讶和莞尔一笑,以及她透过车窗玻璃向他挥手……然后是那对母子的话,再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让你穿成那样扫路去……再然后是土墩家女人那媒婆的嘴脸。

他没吃午饭,却到处找斧子。

苦姐问他:“你找斧子干什么?”

“砍树。”

“这孩子,这天寒地冻的,你砍树干什么?还有一大堆柴呢?先吃饭。”

钱程没有回答,扭头走了。他执意要把道班的一棵枯树砍掉。他一斧头下去,枯树上的冰雪,以及那些细小的枯枝,纷纷掉落。他很反常,但大家对他执意砍树的行为也不置可否。只有杨义嘀咕一句:“啥时候砍不比现在强。”

单强接过话说:“半拉橛子使横劲,反正那棵枯树是要砍的,局里早就说了要砍掉,谁砍不是砍,年轻!就让他砍吧。”

“你为什么要砍树?”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这个声音非常温柔,弱弱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甜美。他知道是谁,但是他继续砍树。

“你为什么要砍树?”他知道身后是一双含情的水汪汪的眼睛。他也知道即使不说话,她还会问的。

“走开。”他头也没抬说了一句。

“你为什么要砍树?”

“找死啊!走开。”他转身大声斥责她。就像他想的一样,她的眼睛里写满关心和为什么。他从她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鲁莽。他转身避开她的眼睛,举起斧头更加卖力地砍树。

“你为什么要砍树?”这次她显然有些生气了,声音也比刚才大了许多,好像发自她整个身心。她更近一步走向他,伸手拽住他的衣领。

一阵大风吹来,那棵枯树摇摇欲倒,他眼疾手快,抱起她跑开,刚跑几步脚下一滑,滚出十几米远。真险,那棵枯树就倒在他们刚才站的地方。现在他回

想起来,当时田甜是捂着胳膊走的,也不知道那天她伤到没有。后来,他知道晏小山为她买的药。

那天下午,大伙纷纷到路上除雪干活,他不去,执意要劈柴。大家说他执意砍树劈柴分明是躲懒。他也不争辩。

晏班长也要他分清轻重缓急,现在工作重心是上路除雪而不是砍树劈柴,连晏班长都说了:“你怎么跟那棵树有仇似的。”他说:“算我旷工好了。”坚决不到路上除雪。晏班长说:“旷工也不行,必须上路除雪去。”他瞪他一眼,抡起一把劈柴的鹰头镐走了。晏华诚觉得他特反常,以前不是这样,今儿怎么啦?晏班长骂他是个木头疙瘩、洋熊羔子,见他毫无反应,也就不再强求他上路了。

钱程瘦瘦的个子,浑身纤细,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气人物。可是道班没有书生,只有没日没夜干活的道工——他的脸,太阳很给力让它变成古铜色,即使到了冬天也变不过来了。上班三年多了,他还没休过一次假,《劳动法》总是羞答答地示人,好像被谁强奸了一样。他觉得他应该是一棵树,一棵参天大树,但眼前却如这棵枯树一般。他更加心灰意冷。

他又想起田甜,想起第一次去车站接她的情形。那次晏班长叫住他,说让他跟小山去尚疃火车站接人。那个车站距离道班有15公里的样子,路不好走。冬天黑得早,5点多钟天就全黑了,他们要接的那班车7点40分到站。5点才刚过,晏班长就催他们开道班的那辆小四轮出发了,还给他一件新的棉大衣,说给田甜裹上,别让风吹到了。他知道是去接苦姐的女儿,心里重复着她的名字:田甜……田甜。苦姐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去了,看得出晏班长对这件事很用心。

他们在车站等,7点40分也没见车来,一打听说晚点了。他就抱怨来得太早了。晏小山总是呛他:“来早了谁让你来的?不愿意等你走啊!”

8点的时候火车才到站,晏小山伸头向站台张望,下来的人不是很多,他一眼就认出她来了,跑过去接了她的行李箱,回头交给钱程,并把大衣从钱程手里拿过去,让她穿上,说马上开车,有风,冷。

钱程注意打量她,很瘦,像是小时候营养不良或大病初愈一样,带着一丝忧伤。晏小山给她说她母亲的近况和对她的叮咛。钱程一路无话,坐到小四轮上的时候,田甜先和钱程说的话:“你是新来的吗?”

钱程点头说:“是的。”然后明知故问她叫什么。

“我叫田甜,你呢?”

“我叫钱程。”她姓田,那为什么大家都叫她母亲苦姐而不是田姐呢?他想问但没张开嘴,怕问错了。

他问:“也是来道班上班吗?”“不是,我还在上学。”“哪个学校的?”“公路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了到哪里上班呢?”“也许道班吧。”声音里明显带着很深的失落。正当他们聊得很投机时,晏小山回头说:“钱程你开一会儿车,我歇会儿。”

“我不会开。”

晏小山停下车,说迷着眼了。田甜打开包给他找面巾纸,钱程用手机为她照亮。那是一款精巧的斜挎包。晏小山又说:“钱程你开。”

钱程把目光从她包上移开,说:“我真不会开。”

晏小山抹了几下眼说:“好了,就是心太乱,钱程你真没用。”然后他一边开车一边说着钱程的一些糗事……

往事真的太美好了。但钱程依然把自己想象成那棵枯树,他觉得要把自己劈掉,就像劈那棵枯树一样。也许是《水浒》看多了,他比较厌恶李逵那种动不动就一板斧把人家的脑袋砍掉,那太野蛮了。他希望找一种比较文明的方式,最后服药自杀了。

阚局长来看钱程。他的意识比刚才好多了。阚局长走后,他知道自己被大家救了。可自己干过什么事要躺在医院里呢?那一夜,他怎么也睡不着,发生了什么,他开始大段大段地梳理记忆……从第一天上班开始。

他上班第一天,班长把他引进一个小房间,一股很重的霉味扑面而来,一张木板床,上面落满灰尘,一张半旧的桌子紧靠窗户,他推开窗子,眼前一黑——窗户朝着道班的柏油池。

“这里就这条件,给你个单间,你暂时住吧!还有你今天刚来,以后,挑水劈柴就是你的活了。”班长说。

“什么?挑水劈柴?”他在心里说。难道这就是自己的雄心壮志?要是同学问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该怎么回答?难道说,我是道班的挑水员劈柴工?那怎么可以?他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劈柴,喂马。那是海子的梦想,可我面朝的是黑乎乎的柏油池,这不是我的梦想。他的耳边想起母亲的话:儿子,端一个铁饭碗不容易,一辈子的事,你要是种地只能瘦死。

可是,这就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母亲四处求人给我找来的事业?

这算什么工作呢?他呆在道班的房间里,当他回过神来,不知道班长什么时候走了。又过了很久,一个女人热情地招呼他,要带他去挑水,他机械地跟在她身后。他们沿着道班门前的一条小斜路走了大约50米。一口用大青石围起来的井,就是以前乡下司空见惯的那种井,上面盖着一个正方形的石板,防止人和动物不慎掉进井里。他不明白现在乡下都用机打的压水井了,怎么道班还要挑水吃。那女人麻利地掀开上面的石板,把桶挂在扁担的钩子上,然后把水桶送进井里,左右晃动扁担,往下一丢再一提,一桶满满的水就打上了来了。

他晚上的第一顿饭是面条,他碗里埋了两个荷包蛋,那个女人说:“小钱第一天来,今天又帮我挑了满满一缸水,没啥像样招待的,我从土墩家赊了俩鸡蛋,不过大家放心,赶明我自己还。”

钱程今天压根儿就没挑几桶水,起先那女人不让,说你今天刚来,先看着学学,明天再干。后来他看她挑的实在吃力,自己一个男孩,老是看着,心里过意不去,坚持要挑。那女人不放心,说井沿上滑,最后分工,她负责把水打上来,他挑水。

班长接过话说:“那怎么能算你的,算公家招待了。”

一个人开玩笑说:“人家当领导的接风招待,公款吃喝什么的,那是成桌成桌的,我们道班就这条件。苦姐咋对钱程那么好?要是这样的话,咱道班还欠我俩蛋呢?我来咱们道班报到时,第一顿饭可是稀饭,而且还是剩稀饭。”

旁边一个人接过话说:“欠你俩蛋,是不是还欠你一根黄瓜啊?”一阵大笑,然后他们俩相互糗对方。

钱程很感动又不明白,怎么俩鸡蛋还要计较算谁的?

另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说:“最早还时兴搞欢迎新同志的仪式。我那会儿去道班报到,老班长把一把系着红布绸子的铁锨双手递给我,我双手接过来,另一个人朝我屁股踢一脚,说你以后就是我们道班的人了。大家都笑,我也笑。那时我才真正知道,道班就是捏着铁锨把儿上班的活儿,那天的任务是铲草。”

后来,他知道这个女人,大伙都喊她苦姐。他也想像别人一样喊她苦姐,可是他不知大家嘴里的苦姐是褒义还是贬义。他注意听别人喊她什么名字,却一直没有人喊过,只叫她苦姐。

第二天,他主动去挑水,苦姐还特别叮咛,一定要当心井沿滑,可以半桶半桶地挑。他答应了一声就去了,学着苦姐的样子,把水桶小心翼翼地送到井里,左右晃晃。可是挂在扁担钩子上的水桶被他一晃,直接掉进井里,他赶紧用扁担去捞,自己差一点掉进去,吓了他一身冷汗。他跑回道班告诉苦姐桶掉井里了,自己第一次独立干活就弄丢了一个桶,内心充满自责。他无助地跟在苦姐身后跑到井边,桶早已沉得没有踪影,井水平静得如一面镜子,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水面只有他们的头和半截身子。苦姐从土墩家借了一个桶,她又去挑水了。

那天,大伙共同出钱从土墩家的小店买了一瓶豆豉,钱程也出了一份。晏班长说,钱程刚来就算了,别兑份子了。钱程坚持兑一份。晚上吃饭的时候,苦姐见大伙都在,说她不小心把桶弄掉到井里了,让晏班长明天到集上买一个,不然大家没饭吃不能怪她。晏班长有点生气,责备她但语气里暗含着怎么不让钱程去挑水的意思。钱程听得出来,他感激地看着她。晏班长看着他,似乎目光